

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_下载链接1](#)

著者:[美] 班凯乐 著，朱慧颖 译，余新忠 校

[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很好，买到了好看的书，幸福啊

嘎咯突起的好地方自治共和国的旗帜

好书推荐给大家

了解了解，以往关注时都无货，这次有货并领到代金券，购买很划算。

很薄很小的一本书，但是内容充实，很喜欢

很不错的一本书

还是得买京东自营的好快啊。

书籍经典，质量好，值得大家购买！

这是一个系列的，基本上买全了

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随便买的一本书随便读读还是有意思的。

好书值得推荐。赞一个，服务较好，给予好评。

非常好的书，搞活动买，白菜价

不错，挺好的一本书，值得看

不错啊，经典作品，可以研究学习

买了，却还没看，好研究要细致

好，京东送货准时快捷，满意！

随便买买的，不知道质量如何？

十九世纪中国鼠疫

中国疾病史重要的著作之一

不知道咋样，看了再说。送货快

没有看，没有空看。

哈哈哈哈哈

算是新清史领域中较有代表性的论著

经典图书在，值得拥有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本书由Carol Benedict在其1992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在书中，作者用六大章的篇幅，尽可能全面地从历史、地理、传染病学和社会等角度来论述晚清中国的鼠疫。从内容上看，本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三章主要采用区域体系理论构建了区域内和跨区域鼠疫传布的认识框架，后三章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探讨晚清的鼠疫。作者利用地方志、医书、报章杂志和西方旅行者、中国海关医官、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观察记录等等中英文资料，比较成功地重建了清末中国鼠疫问题的全貌。不同以往的鼠疫问题研究者，该书不仅从医学史的角度探讨鼠疫的起源与传播，更从社会史的视角探索鼠疫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引发的国家与社会、殖民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该书是了解清末中国医学、疾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著作。

经典

长度在5-200个字之间
填写您对此商品的使用心得，例如该商品或某功能为您带来的帮助，或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最多可输入200字

Good good good good

wwwwwwwwwfeichanghao

书店看上了这本非常好的书，一直想买可惜但是太贵又不打折，回家决定上京东看看，果然是有折扣。毫不犹豫的买下了了，京东速度非常快的，从配货到送货也很具体，快递也非常好，很快收到书了。书的包装真的非常好，没有拆开过，非常新，可以说无论自己阅读家人阅读，收藏还是送人都非常有面子的说，特别精美；各种十分美好虽然看着书本看着相对简单，但也不遑多让，塑封也都很完整封面和封底的设计、绘图都十分好画，让我觉得十分细腻而且具有收藏价值。书的封套非常精致推荐大家购买。打开书本，书装帧精美，纸张很干净，文字排版看起来也非常舒服非常的惊喜，让人看得欲罢不能，每每捧起这本书的时候似乎能够感觉到作者毫无保留的把作品呈现在我面前。深入浅出的写作手法能让本人犹如身临其境一般，好似一杯美式咖啡，看似快餐，其实值得回味无论男女老少，第一印象最重要。”从你留给别人第一印象中，就可以你让别人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多读书可以让人感觉你知书答礼，颇有风度。多读书，可以让你多增加一些课外的知识。培根先生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不错，多读书，增长了课外知识，可以让你会感到浑身充满了一股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大大可以激励着你不断地前进，不断地成长。从书中，你会往往可以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使你不断地改正错误，摆正自己前进的方向。

科学史是科学和科学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的研究。通过20世纪后期（艺术与人文的历史称为奖学金的历史。）从18世纪以来，科学史，尤其是物理和生物科学，往往是在一个进步的叙述呈现在真实的理论更换错误的信念。最近的历史解释，如托马斯·库恩，往往把科学史中更细致的方面，如竞争性的范式或概念系统在更广阔的矩阵，包括智力，文化的，科学之外的经济和政治的主题。科学是关于自然世界的经验，理论和实践知识，科学家谁强调观察现实世界的现象，解释和预测产生了身体。科学编史学，相反，往往借鉴了这两种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历史研究方法。不过，这个英文单词的科学家是相对较新的，第一次由William Whewell在19世纪创造。以前，人们研究性质自称自然哲学家。虽然自然界的实证研究已经自古代经典描述（例如，泰勒斯，亚里士多德等人），和科学方法已自中世纪使用现代科学的曙光往往追溯到近代早期，特别是科学革命发生在16世纪-17世纪的欧洲。科学的方法被认为是如此重要，以现代科学的一些考虑，早前咨询走进大自然是前科学。传统上，科学史家所定义的科学足够广泛，包括那些调查。科学史就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凡有文明的地方，就可以写出它的科学史来。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有“美洲的玛雅科学史”、“非洲科学史”、“少数民族科学史”，当然也可以有“中国科学史”。但是，这样定义的科学史也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假定科学作为“人类”的自然知识有一种主导的、本质的形态，世界各民族或多或少、或先或后的靠近这种主导形态——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很容易认同这个主导形态就是西方的科学，特别是西方近代的科学——科学史就是记载自然知识的这一主导形态的发展历程。这个假定也被认为是“现代性”在科学史领域中的体现。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想把中国的科技文明纳入统一的世界科学史图景之中，就属于这种伟大的努力。他以西方近代科学为基本参照系，仔细查检中国历史上与之类似的科技成就，从而按现代的分科体系梳理出中国古代科技的涓涓细流来。假定各个文明特别是主要的大文明之间，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共同的本质意义上的自然知识形态，各个文明都有其独特的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方式，并形成各自特有的自然知识形态。要是写起通史来，前者可以称为“百川纳海”型，后者则可以称为“百花争妍”型。科学史将主要是西方的历史。这是西方大多数科学史家采用的定义，因此他们编写的科学史基本上是西方科学史。只是由于对西方科学文明的产生和传承有过贡献，少数非西方的文明也可以纳入其中，比如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可能对希腊科学的产生有过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8-11世纪在希腊科学的传承方面有过贡献，所以通常也被提及。过去我们多认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在作怪，其实主要是科学的定义在“作怪”。再说大多数科学史家采纳这个定义也是有道理的，毕竟，科学首先是作为“西学”而成为“显学”的。

18世纪晚期云南省暴发了腺鼠疫。最早记录的有可能是鼠疫的疫病出现于1770年代的云南，1772—1830年之间，它从云南的西部边陲慢慢传播到该省人烟较为稠密的中部和东南部地区。

[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_下载链接1](#)

书评

[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_下载链接1](#)